

新纪元作家文丛

陈志铭 著

岁月深深

何涇光題



作家出版社

岁月深深

陈志铭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深深/陈志铭著,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 - 5063 - 2154 - 8

I. 岁… II. 陈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9793 号

岁月深深

作者: 陈志铭

责任编辑: 联合国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 7.75 插页: 1

字数: 180千字

印数: 001 - 2000册

版次: 2002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0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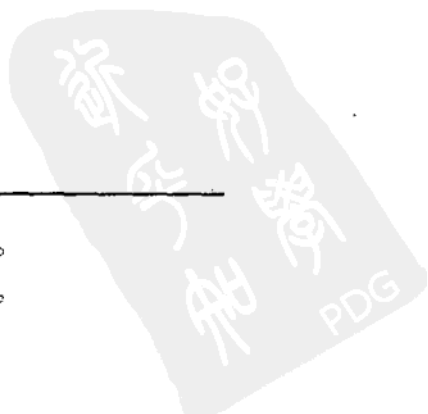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 - 5063 - 2154 - 8/I · 21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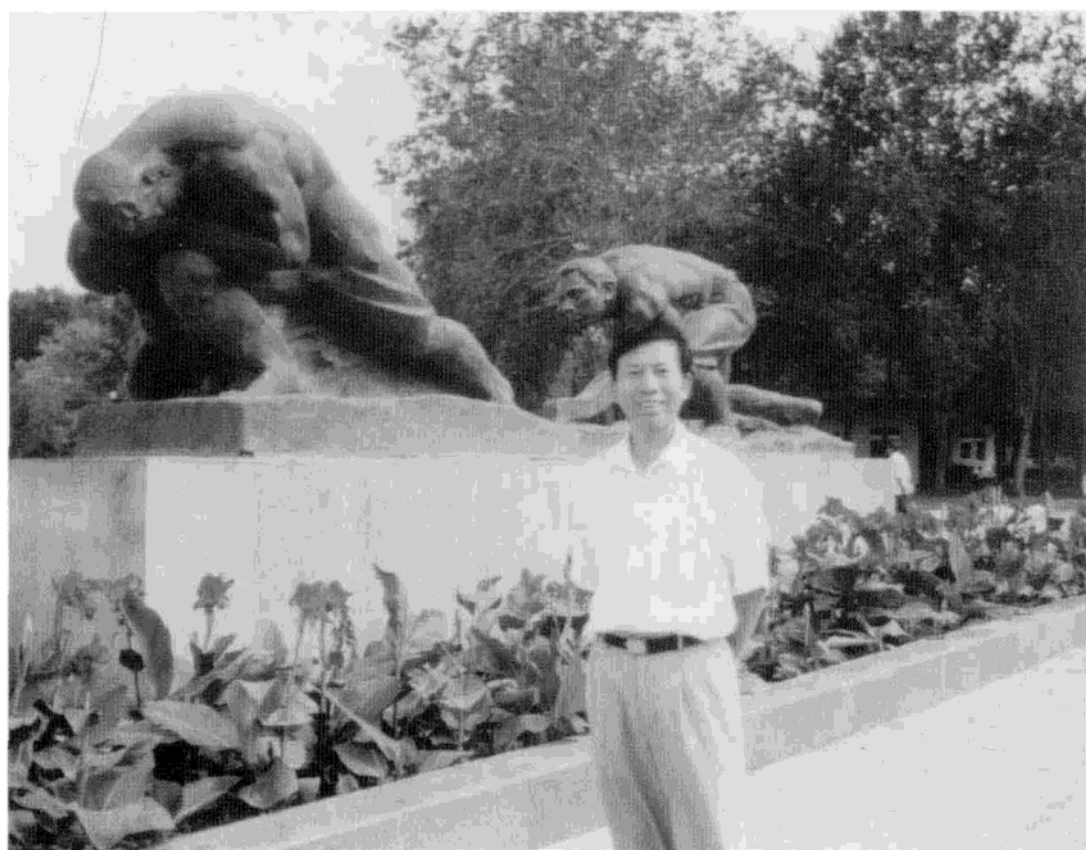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8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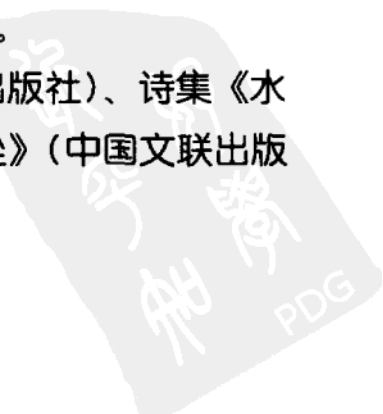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者简介

陈志铭，1947年7月生于福建省厦门。其母校是厦门霞溪小学、厦门六中、厦门一中和厦门大学。在上杭县古田上山下乡七年多，当农民、苏家坡水电工地民工和古田中学民办教师。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厦门市委宣传部工作六年多。现任厦门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，系厦门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厦门市思明区作家协会副会长、厦门市影视家协会副会长、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。

已出版个人专集：诗集《春梦有痕》（鹭江出版社）、诗集《水仙魂》（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）和散文集《烟雨微尘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）。





目 录

目 录

1 序

第一辑 访古探幽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3 | 丝路拾零 |
| 10 | 西域风情 |
| 14 | 墓园静悄悄 |
| 16 | 邂逅红豆 |
| 18 | 刘公岛遗恨 |
| 21 | 古桥倩影 |
| 23 | 登日光岩 |
| 25 | 走进梦中的童年 |
| 28 | 南天一柱 |
| 30 | 访娄山关 |

第一辑

访古探幽





丝路拾零

七月流火。我走了一段向往已久的丝绸之路，六天时间，走马观花，蜻蜓点水，往返行程一万三千多里。

在丝路起点西安，这次我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，前两次住了几天，已看过不少文物古迹。五个小时只能参观机场附近的汉阳陵。陵墓的主人是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。他们是汉武帝刘彻的父母。正是汉武帝，派张骞出使西域，派霍去病出师陇西，促使丝路开通。和许多皇陵一样，阳陵只挖掘了部分从葬俑坑和陪葬墓区，但出土的各类珍贵文物已达5万余件！

我看过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，但看到汉阳陵考古陈列馆里的汉彩绘裸体陶俑时，仍然为之所震撼！秦兵马俑形体大小与真人相当，汉陶俑只有真人三分之一大小，高60厘米左右。汉陶俑原先着装，只是年代久远，身上丝织物腐烂无存，便成了裸体。据考古人员考证，这批陶俑以陶塑为躯干和下肢，以木质物为胳膊，身穿丝织或麻纺战袍，战袍外披挂木片或皮革制作的铠甲，拥盾执戟，雄视前方。他们或站立，或前行，或弯腰，或奔跑，其造型完全符合人体解剖比例，形神兼备，呼之欲活。此外，还有塑衣式彩绘陶俑、彩绘陶动物等等。由于数量众多，蔚为大观，汉代强盛之气扑面而来。

世人皆知秦兵马俑为“世界八大奇迹”之一，知汉阳陵彩绘陶俑者就少多了。这可能跟其陈列馆开馆时间不长有关。这一天

中午西安气温高达 40℃，在考古发掘现场大棚里我差点儿被烤焦了，但欣赏精美文物的陶醉感使我无怨无悔。听说，由于文物保护技术和保护资金等原因，汉阳陵已发掘的从葬坑将实施回填保护。

从西安到兰州，飞机只飞了一个小时，从兰州机场进市区，汽车走了两个小时。兰州机场离市区 75 公里，目前正兴建高速公路，小道崎岖难行。我曾在 1983 年到过兰州，兰州的巨变处处可见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黄河从市区穿过，兰州人正沿着市中的黄河两岸建设自己的“外滩”。

白塔山上，规模宏大的碑林让我领略了大西北文化积淀的雄厚。碑林庭园中，立着“草圣”张芝的高大塑像。张芝是敦煌人，系东汉戍边名将张奂的长子，其草书气脉贯通，如惊蛇出草，独创一体，为历代后人所推崇。

从兰州到敦煌，行程 1200 公里，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人文风光，留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。驱车直奔，第一站是武威。其名为“耀武扬威”之意，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 121 年）把河西正式纳入汉朝版图，建立河西四郡——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和敦煌。武威又称“凉州”。车进凉州古城，耳边响起王之涣苍凉悲壮的《凉州词》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唐时流行于京都长安的还有《凉州曲》、《西凉乐》、《西凉伎》和《霓裳羽衣舞》等凉州的文学艺术。凉州的繁荣昌盛，可见一斑。不过，凉州缺雨少水，由来已久，故有古雷台。雷台下，1969 年村民挖地道时发现一座汉墓，墓主为将军，姓张，只存一条腿骨。墓穴中有两间侧室，其中一间荡然无物，估计是金银珠宝等陪葬品，为掘墓贼所盗，另一间摆着列队前行的兵阵。领首的是匹铜奔马，图案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。此马三蹄腾空，后蹄踩着一只飞燕，飞燕莫名惊诧。奔马全



部重心巧妙地落在后蹄上，其昂首嘶鸣、扬尾飞奔的动态令人叫绝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。所有的铜雕和汉阳陵的陶俑陶塑一样，都比真人真物小得多。汉紧接着秦，但每个朝代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。

过武威后，在永昌南，公路边有一组《骊轩怀古》的石雕，三个石雕人物高大壮美、气宇轩昂，旁边两个人显然是外国人。烈日下，我匆匆浏览其碑文。原来，公元一世纪间，古罗马某军团一支队伍在战争中与主力离散，沿丝路迁徙流落到骊轩古县，在此定居，与当地融为一体，耕织劳作，传孙接代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。

河西走廊的第二站，是张掖。其名有二说：其一，张国臂掖，以通西域；其二，张中国之掖，断匈奴右臂。张掖史称“甘州”。甘肃省首字即源于此。历史上隋炀帝西巡，在此召开万国博览会，召见27国王公使臣。意大利马可·波罗于张掖旅居一年有余，留连忘返。

时近黄昏，隋代的九层木塔静立在闹市之中迎接我们一行。我们径往大佛寺。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（北宋哲宗元符元年——公元1098），至今其大佛殿及殿内塑像仍保持西夏风格。大殿内的释迦牟尼涅槃像，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。此佛身长35米，肩宽7米，手指长2.3米，耳长4.8米，侧卧在1米多高，5米多宽的佛坛上。“视之若醒，呼之则寐，卧游三千世界，方知此梦是真空”。1966年在卧佛腹内发现石碑、铜佛、佛经和一块铅碑，铅碑是明代放进去的，记载明成化年间在河西发生的一次地震。

大佛殿后藏经殿，藏有一部600卷的稀世珍宝——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这是明正统年间，钦差镇守陕、甘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，奉敕命集书画名家，用黄金、白银粉沫书写



绘制而成的佛经孤本。

武威、张掖都是丝绸之路上璀璨明珠，被誉为“银武威”、“金张掖”。车行道上，常有白杨、胡杨夹道迎送，常见绿洲、沃土哺育庄稼。过了张掖，车窗外景色迥异，一片又一片戈壁滩扑进眼帘，戈壁滩后面是延绵不绝寸草不生的高山。和宁夏、新疆的戈壁滩不同，这儿不见大块顽石，只有沙砾和黄土，一马平川。胡杨树残骸，屹立不倒。骆驼草和梭梭草，稀稀落落顽强生长。偶见戈壁滩上有坟墓群，墓与墓之间相距甚远，墓碑茕茕孑立，墓主阔绰地享用这一片尚未开发的土地，当然，会倍感荒凉与寂寞。我想起张掖街头的棺材店，店门口摆着棺材红漆为底，描金为纹。显而易见，这儿仍沿用土葬。

尽管手机上信号消失了，但从路边标语可以看出，戈壁滩上正铺设光缆。假如它能铺上水管，源源不断引来生命之水，这一望无际的平平整整的戈壁滩，将会产生多大的财富！

这一天中午我们在嘉峪关渡过。嘉峪关是万里长城西端的终点，号称“天下第一雄关”，建于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丝路繁荣时还没有它，本文就不赘述了。

车过酒泉，到了安西，才离开 312 国道，驶进 313 公路。312 国道起自上海，到安西已经 3200 多公里。313 公路沿祁连山余脉的山麓走，景色更是荒凉。

翌日下午近 6 时，我们结束了河西走廊丝路的旅行。

敦煌到了。

我看过敦煌阳关、玉门关彩照——荒芜戈壁滩上两座颓圮的土堆；读过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常书鸿死里逃生的经历——他曾靠一块倒扣在荒漠上的瓜皮活了过来，爬回莫高窟；听过的传闻就更多了——关于三危山佛光，关于海市蜃楼，关于古战场风雨夜至今刀枪交响……当车子驶进敦煌，我真以为不是现实，而是

梦境：繁华大街车水马龙人流如潮，缤纷标语彩虹道道横跨大街。晚上九点钟，暮色姗姗来迟，夜幕欲落未落。华灯初放，商店外的人行道上，小货摊栉比鳞差，夜市熙熙攘攘。早晨七点钟，城市早已醒来，清洁工扫完马路，市民晨锻的晨锻，浇花的浇花。除了时差，除了街心公园那座倒背琵琶翩翩起舞的雕塑，你看不出河西走廊西端这座城市，与数千里之遥的沿海繁华县城有什么区别。我到邮政局试探式地投寄一张明信片，6天后就在厦门收到。

从兰州到敦煌，1200公里，驱车飞驰，沿途景色殊异，宛若梦中，到了敦煌，可谓到了梦的深处。

以前关于敦煌的见闻并非不实，只是敦煌太大了，它名副其实——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这个县级市，面积3120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厦门20倍多。它南拥祁连山，西连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我所亲眼目睹的远非它的全部，只是它行政中心而已。阳关依然是大漠孤烟，玉门关依然是荒原落日……

敦煌如梦，在于它不但拥有广袤的空间，而且拥有悠远的时间。不说新石器时代，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迁徙到这三苗人留下的石器、陶器和铜器，也不说夏、商、周时，三苗后裔羌戎族在此留下大量岩画，单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，派霍去病出师陇西，那辉煌史迹距今就已经二千多年！

置身敦煌，眼前飘扬着“列四郡，据两关”的猎猎旌旗，走来张奂、张芝、鸠摩罗什、宋云、唐玄奘等风云人物的身影；耳边萦绕着古丝绸之路的叮铛驼铃，蓦然惊心于太乙天马的仰天长啸；举起祁连玉雕琢的夜光杯，吟咏王翰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真有恍惚梦中的感觉！

如果说许多历史需要想象力给它灌注生命，那么，面对莫高



窟这千年宝藏，谁不目眩惊叹、疑幻疑真？

莫高窟集建筑、雕塑、壁画三位一体，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（公元366年），历经十六国、魏晋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十国、宋、西夏，终建于元代（公元1279——1368年）。千年营造，以艺术形式和宗教形态，留下了中华民族千年跋涉、可圈可叹的足迹！莫高窟至今保存洞窟492个，根据导游的安排，我们仅参观2%左右，沧海一粟，就不能不为其精妙绝伦的艺术所折腰。瞻仰这座世界级艺术宝库，我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感想。例如“飞天”，以前如雷贯耳，看了莫高窟，我才知道她的“卑微”。壁画中早期飞天，大多画在窟顶岔角和藻井上，几寸长短，若不是导游用手电光特别指出，肯定与她失之交臂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飞天地位得到提升，但即使到了唐代，飞天艺术达到极致，除了个别洞窟外，她也仅是经变画中主角的陪衬。飞天，佛教中的乾闥婆和紧那罗的化身，是古印度神话中娱乐神和歌舞神。我国古代艺术工匠创作时对之倾注了多少深情，但飞天掌管艺术，艺术难逃其依附从属的地位！当然，“飞天”不因其职位卑微而黯淡其夺目光辉。

藏经洞之谜也让我浮想联翩。藏经洞的发现使世界知道敦煌，使学术界创立了“敦煌学”，但藏经洞当年为什么封闭呢？破解这千古之谜的说法，概括起来有三种：避难说、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。废弃说可谓石破天惊，但能自圆其说。废弃说认为藏经洞里那5万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和遗书，没有整部大藏经，甚至连当时已向朝廷要到的一部金银字大藏经、金字题头的《大般若经》也没有，有的大多是断篇残卷，还有不少疑伪经，甚至夹杂不少抄错的废卷、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。换言之，当时僧侣不是为珍藏而是为废弃这些东西而封闭了这个高1.6米、宽2.7米的小石室。这虽然不是定论之说，但它所揭示的



一条道理却令人沉思：人类社会实在太会磕磕碰碰了，滔滔岁月毁掉了多少珍贵之物。某些原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，由于封闭在“时间舱”里，躲过了人类与自然的毁坏，抗衡了漫长岁月，就变为无价之宝！

人在梦中思维最无拘无束，信马由缰。

敦煌如梦，如梦敦煌。丝路拾零，感慨系之。





西域风情

从未乘过这么长时间的飞机，下午三点五十五分从厦门起飞，中途在西安短暂停歇，夜晚十一点才抵达乌鲁木齐。从厦门到新加坡只需四小时，从厦门到菲律宾马尼拉，只需二小时，到菲律宾宿务，也不过增加个把小时，到香港就更快了，只要一个多小时。我们对接站的同志表示歉意：“这么晚还让你们辛苦！”他们朗朗笑了：“乌鲁木齐的夜生活还未开始呢。”原来，乌鲁木齐晚上十点钟天还未黑，此刻刚华灯初上。这儿的人，上午九点半上班，下午一点半下班，四点再上班，晚上八点下班。这儿和北京时差两小时，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。远方来客的我，每天时间似乎多出了许多。

不过，东道主听说我们只在新疆呆四天，十分惊讶与惋惜：“太短了，只能在乌鲁木齐附近转转……”新疆面积 160 多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，相当于十三个福建省的面积。乌鲁木齐是维吾尔语的译音，意为“美丽的牧场”。这个宽阔的牧场现在不是放牧牛羊，而是放牧各式各样的汽车，立交桥纵横交错，高速路四通八达。借助于“大道如青天”，我们走访石河子，畅游吐鲁番，在天池之畔留连忘返心醉神迷。

我到石河子，为的是寻找年青时代的两支歌——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和《送你一束沙枣花》，这是彩色电影记录片《军垦战歌》里的插曲，曾那么强烈地震撼过我。诚然，这儿曾发现人类



在新石器时代生活过的痕迹，但是，浩瀚荒漠的戈壁滩毕竟沉睡千年。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在临近这儿的昌吉洲生活过，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……瀚海阑干千尺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”，“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”等诗句，可视为那儿自然环境的写照。在石河子军垦博物馆的展室里，面对原始简陋的木犁、千补万缝的军大衣，面对军垦战士穴居的地窝等当年生活、劳动的一幅幅黑白历史，我心儿因感动而疼痛，血脉贲张，热泪盈眶。是英雄前辈们以火热的胸膛偎暖了冰凉的千里荒原，哺育出戈壁滩上灿烂的明珠！几十年过去了，今天的石河子，棋盘格式的通衢大街依然显示出军垦建设者深邃目光对时空的超越。我满腔热血怎能不为这样卓杰的先辈而沸腾？和瓜果之乡的江南相比，这儿瓜果更便宜，哈密瓜每公斤0.6元，西瓜每公斤0.4元，水蜜桃每公斤1元，葡萄每公斤2元。我寻到了年青时代那两支歌，金子般音符穿越时空而飞翔。

去吐鲁番的路上，我看到达坂城的路标，著名民歌《达坂城的姑娘》唱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受诱惑而拐进去。我注意到，在延绵不绝的戈壁滩上，屹立着一排又一排的“风车”——丫状的风叶逆时针默默旋转。陪同我们的小赵告诉我们，这是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厂。亚欧大陆桥上中国有三大风口，达坂城风口是第二大风口，每年八级大风百日以上，十二级特大风也不少见。“石飞轻于絮，辘重飘若蓬”是对它形象的描绘。细看戈壁滩上的石砾都不小，小的早被无情的大风吹光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“风车”咬住戈壁不放松，日晒雪打只等闲，默默无闻地输送着电能。我想起我接触的许多新疆人，他们原籍不是新疆，是支边的号召使他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儿，扎根这儿。

在小学地理课本里，我初识吐鲁番盆地——位于天山东段，



面积 5010 平方公里，最低处比海平面低 154 米，是我国陆地的最低点。这次到吐鲁番，我们最先到火焰山。火焰山并不像《西游记》所描绘的那样烈焰万丈、赤地千里，但侏罗纪、白垩纪和第三纪砂砾岩层、红色岩泥构成的山体寸草不生，倒是事实。几个外国游客背着行囊向山上艰难挺进，时不时停下来向山下挥手，体会《西游记》过火焰山的滋味。建设兵团宣传部长兼文化局长老杨说我们去得不是时候，体验不到火焰山之热。那一天气温骤降，只有 35℃，而火焰山夏季气温一般是 45℃，最高达 48.9℃。我想，旅行不是桑拿浴，还是不体验为妙。火焰山下的柏孜里克千佛洞，壁画与塑像被毁坏得惨不忍睹，但周围挺拔的白杨树环绕，澄沏的雪山水潺潺，给人世外桃源之感。

当然，这儿并非世外桃源，商品意识突出，游览点门票昂贵，到葡萄沟公园走一走，每张门票 20 元，连去看看坎儿井，也得花费 15 元。饭店开在葡萄架下，嘟噜噜葡萄象翡翠，似玛瑙，免费任游客采摘、品尝，前提是在这家饭店用餐。葡萄架下，我们吃牛筋般韧的拉面和火辣辣烤羊肉串，再吃葡萄，每颗葡萄一放进嘴里就化了，甜丝丝甜到心底。这儿日照全年 3200 小时，无霜期 210 天左右，特别适宜于葡萄生长。火焰山下暑气逼人，葡萄沟里却是凉风习习。咫尺之遥，霄壤之别。

在交河故城，我深切感受到历史的沧桑。交河城因修在两条河交叉处的河心洲上而得名，现在已不见河的蛛丝马迹了。历史记载，公元前 108 年，这儿是车师前王国所在地，公元 450——640 年，为高昌国交河郡，唐代为交河县，西域最高军政机构——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，唐晚期为回鹘高昌国交河州。而现在呢？除了亘古如斯的苍凉，就只有断垣残壁、漠漠黄土了！人类生活的痕迹早已模糊不清。考古学家经过考证告诉我们，那儿是瞭望台，那儿是官署，那儿是早期民居、晚期民居，